

菲律宾移民身份认同的探索

◎ 姚敏慧

《美国在心中》是卡洛斯·布洛桑的半自传体小说，以其移民经历为蓝本，真实再现了20世纪初菲律宾裔移民在美国的生存境遇。虽然个体经验难以概括群体，但其叙事整合了菲律宾裔移民的集体记忆，为理解其身份困境提供了典型样本。本文基于文化记忆理论，聚焦小说中移民的身份认同，从身份来源、身份现状、身份走向三个层面分析，重审特定历史语境下亚裔美国人的生存图景。

一、身份认同的来源——菲律宾被殖民的集体记忆

哈布瓦赫认为记忆受社会制约，个体记忆从属于集体记忆，后者由群体承载且具有时空具象性与可重构性。《美国在心中》中阿洛斯一家的生活将个人记忆置于菲律宾社会背景中，兼具社会性、时代性与延续性。

（一）土地剥夺与身份根基的断裂

土地是菲律宾农民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，其文化信仰与生存方式均根植于土地。一旦土地被剥夺，他们的身份认同也随之丧失。在美国殖民者的无情剥削下，菲律宾农民的土地被夺走，陷入永久贫困与身份认同危机。

小说中的阿洛斯一家，尤其是阿洛斯的父母，一生都在为土地抗争。他们既想谋求生存、养育家人，又真心热爱这片土地。然而，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并不安稳，从未真正属于他们。政府与白人轻易地夺走了他们的土地。父亲去市政厅试图夺回本应属于他们的权益，却遭到无情嘲笑。此后，父亲精神崩溃，年迈

多病的他失去了土地和家庭的生活来源，无法承受巨大打击，卧床不起。这不仅是阿洛斯一家的经历，更是许多菲律宾家庭的共同记忆。

（二）家庭离散与情感纽带的撕裂

家庭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单元，是个体通过代际联结获得文化编码、确立身份坐标的核心场域。然而，美国殖民政策通过经济掠夺制造的系统性贫困，将菲律宾家庭推向支离破碎的绝境——这并非自然形成的生存选择，而是殖民统治对社会结构的刻意拆解。

阿洛斯在菲律宾的生活经历中，全家人从未团聚过，他们不得不各自谋生，从事各种工作以求生存，甚至年幼的孩子也要在田里劳作或在市场上卖货。这既是一个家庭的悲剧，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。

家庭纽带的撕裂，不仅瓦解了情感庇护的功能，更斩断了代际文化的传承链：孩童错失了通过长辈的讲述了解文化的机会；成年人在长期分离中逐渐淡化对家庭的认知。这种创伤沉淀为集体记忆的创伤——当菲律宾人在异国面对身份困惑时，童年时“家不成家”的隐痛总会浮现，成为他们认知“群体边界”的原始参照，也让“团聚”成为跨越代际的精神执念。

（三）教育殖民与精神控制的实施

显性暴力不足以将菲律宾人从传统中驱逐，打破他们的个体身份，殖民者还需要精神控制，使菲律宾人在精神上成为忠诚的奴隶，而教育作为政治与文化殖民的手段，正是这种奴隶制的利器。这种教育披着“文明进步”的外衣，课程完全以美式价值观为核心，刻意弱

化本土历史与语言教学，旨在切断人们与传统的精神联结。

以马卡里奥为例，他是全家的希望，家人愿意牺牲一切送马卡里奥上高中，希望他毕业后能回乡教书，支撑这个大家庭。但马卡里奥毕业后却因拒绝指定婚姻被剥夺教职，最终陷入失业困境。这种“规训式教育”的虚伪性暴露无遗：它虽然许诺阶层跃升，实则却要求绝对服从。正如托伦蒂诺所言，其终极目标是培养“殖民秩序的维护者”。无数马卡里奥们的困境沉淀为集体创伤，让一代人在“被教化”与“被抛弃”的撕裂中，对自身身份产生深刻困惑。

综上所述，殖民历史中的土地剥夺、家庭离散与教育控制，共同构成了菲律宾人的集体记忆。这些记忆虽充满痛苦，却为离散的移民提供了群体归属感的精神根基。

二、身份认同的现状——菲律宾人的漂泊经历

漂泊不仅是生存方式，更体现国家政治与个体生活的冲突，承载着对稳定生活与家园的渴望。小说中，卡洛斯从个体与集体层面描绘菲律宾人的漂泊，展现美国殖民统治的灾难，表达对单一文化身份的忧虑及对多元融合的期待。

（一）个体漂泊：生存困境与精神失重

阿洛斯的美国生活呈现出生存与精神的双重漂泊。因家境贫寒，十三岁的阿洛斯独自离开家，四年后赴美，从此与家人断绝联系，在这片被幻想为“天堂”的土地上漂泊。十二年里，他不断在城镇之间迁徙，只因难以忍受当地生活条件难以维生，“外国人”的标签让他始终处于逃离暴力和歧视、寻找安宁的状态中，在冰冷的都市中挣扎求生。

伴随漂泊的是精神失重。踏上美国土地的

瞬间，他的“美国梦”便破碎了。理想中“天堂”与现实的丑陋的巨大反差，以及渴望被接纳却身处社会边缘的境遇，让他渐感空虚失根。来美前对财富与幸福的憧憬，被无处不在的贫困、暴力与歧视击碎。他挣扎于对过往生活的排斥与怀念，犹豫于身份认同与价值观重构，不断追问“我是谁”“我从哪儿来”“我为什么来这儿”，精神始终无依无靠，陷入持续的漂泊。

（二）集体漂泊：群体命运的隐喻性呈现

阿洛斯的经历并非孤例，而是菲律宾移民群体的缩影。在漂泊过程中，阿洛斯遇到了许多菲律宾工人，他们都复刻着相似的命运轨迹：他们带着“美国梦”远渡重洋，渴望靠劳动改写命运，最终却扎堆在农场、矿场、餐馆做着最繁重的苦力，拿着仅够糊口的工资，还要忍受白人雇主的随意打骂与公开羞辱。为了活下去，他们像候鸟般在各州辗转——从加利福尼亚州的果园到阿拉斯加的罐头厂，从西雅图的码头到芝加哥的后厨，漂泊成了生活的常态。他们被白人鄙夷地称作“棕色猴子”，既挤不进主流社会，又因常年离乡与母国文化日渐隔膜，成了文化意义上的“悬浮者”。布洛桑通过“个体史即民族史”的叙事策略，将阿洛斯的漂泊升华为整个菲律宾移民群体的生存寓言，展现了殖民统治与种族主义共同制造的身份真空。

综上所述，菲律宾移民的漂泊经历呈现在个体生存与精神失重、群体文化悬浮的双重维度，其深层根源在于美国殖民统治与种族主义的压迫，最终构成身份认同的核心困境。

三、身份认同的走向——菲律宾人文化身份的重构

历经多年挣扎探索，布洛桑意识到菲律宾

裔移民在美国所追寻并非物质层面的满足，而是智力与精神层面的满足。这根植于社会传统、农民遗产与美国理想，是超越国界、赋予底层力量的信念。最终，他与所有受压迫者并肩，反抗压迫与种族歧视，为平等的新社会而奋斗。

（一）以书写为武器：话语权力的争夺

语言既是社会斗争的场域，亦是权力博弈的工具。在殖民语境中，英语作为政治、文化与社会权力的符号，成为殖民者实施精神控制的工具——掌握英语者方能进入权力圈层，这使得语言能力直接关联着生存与话语权。

对阿洛斯而言，笔是他对抗白人社会的武器。对这个未受过正式教育的菲律宾男孩来说，英语写作曾是遥不可及的壁垒。但凭借天赋、在菲律宾断断续续学到的知识以及在美国不断阅读的经历，他最终成功用英语写作。他的作品与创办的报纸，如同照亮黑暗的光束，让菲律宾工人看清白人社会的虚伪——那些标榜“自由平等”的宣言，实则是压迫的遮羞布。这恰恰构成对美国殖民教育的辛辣反讽：殖民者本想通过英语同化菲律宾人，将其驯化为“顺民”，却未曾料到这种语言最终成为揭露暴行、凝聚反抗力量的载体，让被压迫者的声音穿透种族隔离的壁垒，撼动了白人主导的权力秩序。

（二）文化融合：双重遗产的创造性整合

在经历种族歧视与美国梦的幻灭后，阿洛斯深刻理解了自己的边缘处境与身份危机。他开始接纳美国文化的积极方面，重新审视本民族的文化内涵，构建出一种融合两种文化的新身份。

阿洛斯起初竭力融入美国社会与文化，却

不被接纳。他逐渐意识到，本民族文化仍深深根植于血脉之中，无法抛弃，一旦失去，就会迷失方向，感到不安。因此，阿洛斯保留了从菲律宾父亲那里继承的农民身份，并在作品中书写菲律宾传统文化。通过这些方式，他传承了祖先遗产，也搭建了连接菲律宾裔美国人与传统文化的桥梁。此外，阿洛斯意识到美国比菲律宾更具有现代性。只有吸收其精华，他才能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文化。他充分接纳积极的思想，并利用它们为菲律宾裔美国人争取平等，证明菲律宾裔美国人对美国社会的贡献，谴责美国对菲律宾人的种族主义，鼓励他们反抗不公的社会。

综上所述，以书写为武器，阿洛斯帮助菲律宾人颠覆了殖民者的话语垄断，将英语从同化工具转化为抗争载体，唤醒了群体意识；借助文化融合，他们创造性地整合菲律宾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积极元素，既守护了民族文化血脉，又在异质社会中锚定了新的身份坐标。

四、结语

《美国在心中》借文化记忆的三重维度，展现菲律宾移民身份认同的探索：殖民历史的集体记忆奠定精神根基，漂泊经历揭示现实困境，书写抗争与文化融合指明重构路径。布洛桑的叙事不仅是个体记录，更是亚裔移民生存智慧的凝练——身份认同并非静态的归属，而是动态建构过程。这对理解早期亚裔境遇、为当代移民身份建构提供了历史镜鉴。

[作者简介] 姚敏慧，女，汉族，河南濮阳人，延边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，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与世界文学。